

館長序

台灣最早編文學年鑑的人是柏楊，他在1960年代中曾主編過兩年，稱《中國文藝年鑑》（1966、1967），由他自己經營的平原出版社出版。1980年代初，他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支持下重新啟動文學年鑑編輯計畫，曾在一次編輯會議上說，如果當年沒有中斷，十幾冊文學年鑑排列起來多麼壯觀！遺憾之意溢於言表；可惜的是《1980年中華民國文學年鑑》出版後，就沒有持續下去了，當《1996台灣文學年鑑》出版時，他在感動之餘有很深的感慨，又說了一次「如果……」的話。

現在，我們不再有憾了，1996年啟動的台灣文學年鑑編纂工作持續至今，16巨冊可堆疊成什麼樣的空間景象？冊頁拆散可鋪展成一片什麼樣的文學大地？我曾想像那百本年鑑一字排開的景觀，然而即便事可成真，我輩當已無緣目睹，更何況資訊科技銳不可當，人類文明正朝無紙化的方向前進，有一天我們可能被限制印書，或者說沒人看紙本書了，人們隨時可從手機、平板電腦等器物，輕易取得所需要的資料和資訊；但即便如此，還是有很多人在寫作，人們也需要通過閱讀來讓自己往上提昇，文學還是會存在，會繼續往前發展，還是需要有人去做經驗的總結。換句話說，年鑑或是類年鑑的工作，仍有其必要。

其實我們也不必想太多，面對這種今天不做明天就後悔的事務，行動才是最高的指導原則，想盡一切辦法把它做好最重要，而且要思考如何通過編務有效積累文學實物，畢竟我們是一座文學的博物館，典藏研究和展示教育都建立在厚實的館藏基礎上。

我今又有機會參與年鑑工作，看著浩繁資料逐漸秩序化，不勝欣喜。



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